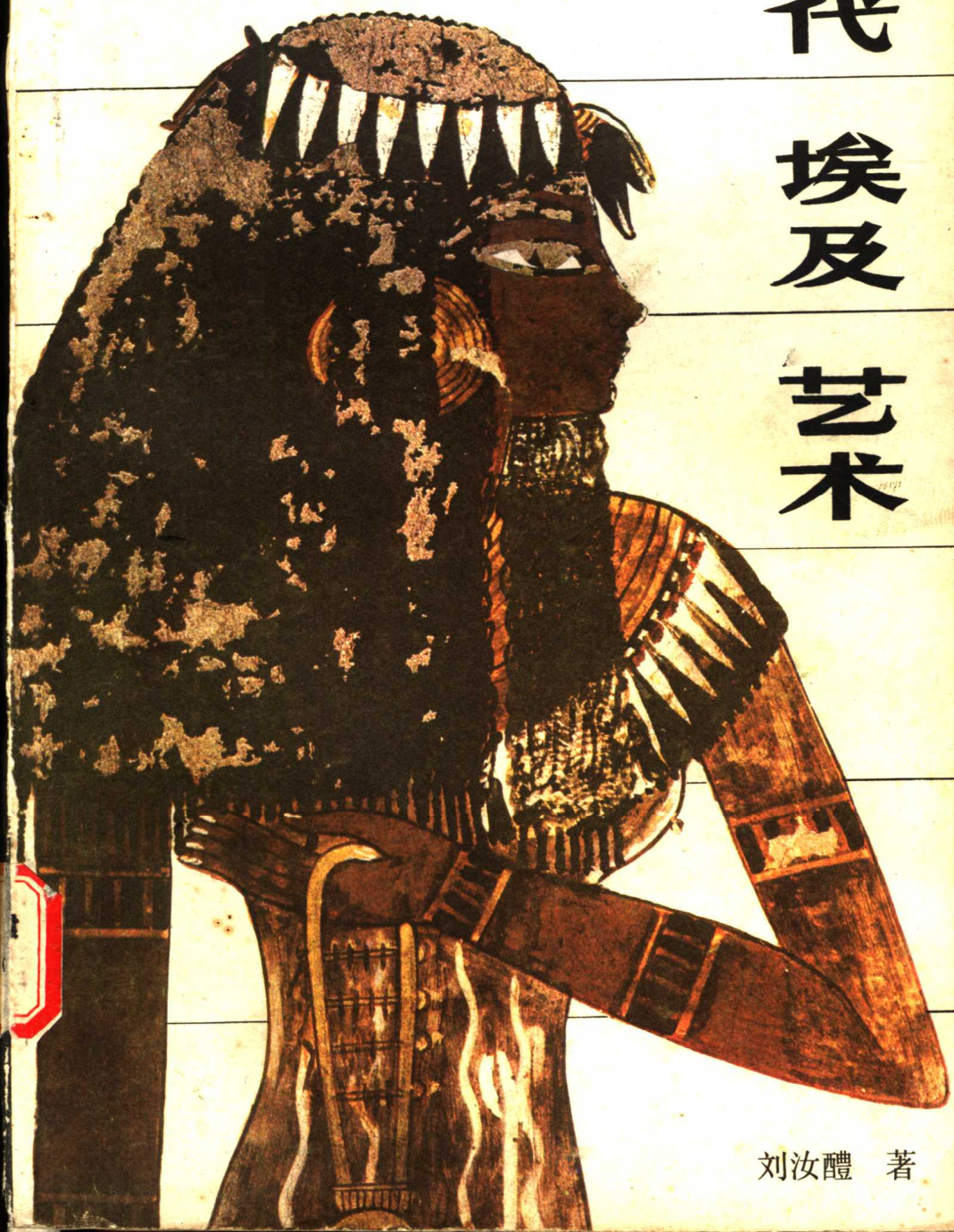


# 古代 埃及 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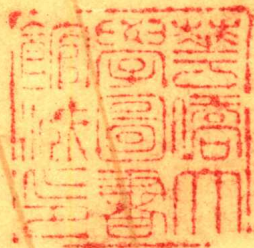
刘汝醴 著



# 古代埃及艺术

刘汝醴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607878



A0941083

607878

A0941083



**古代埃及艺术**

**刘汝醴著**

**责任编辑：刘明毅 装帧设计：陆全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7彩图8页 字数78,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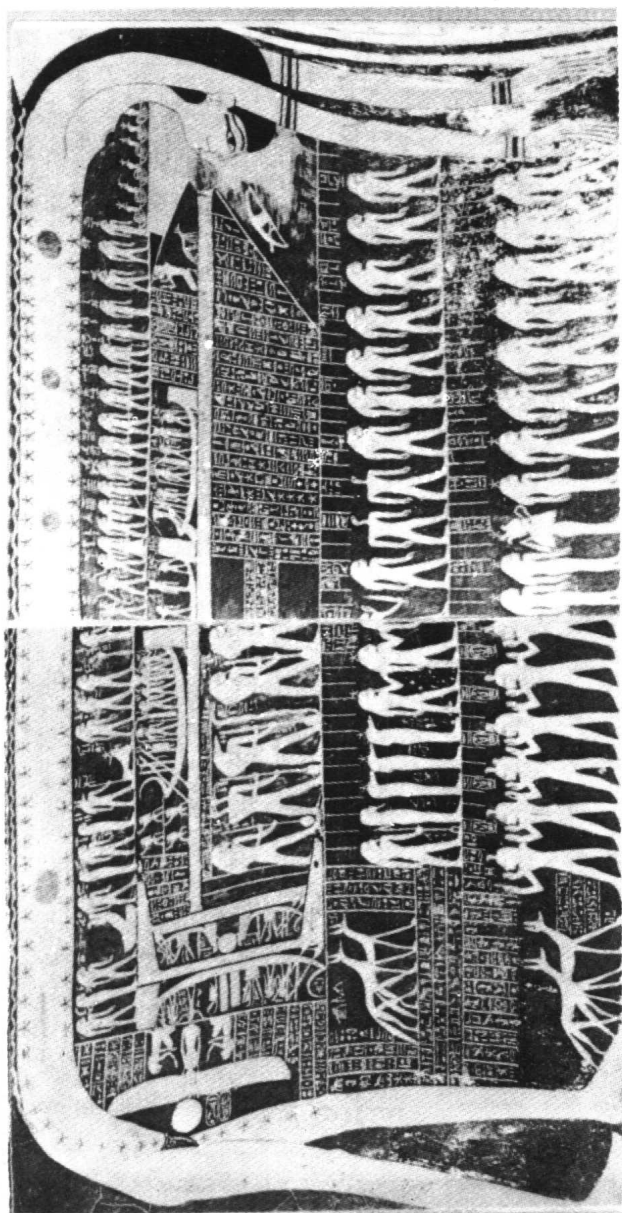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导 论

HAAR 28/06



埃及群神图

## 自序

常言道：“隔行如隔山”。美术史对我这个调朱弄墨的人来说，距离之遥，确有隔山之感。由于工作需要，不得不下个决心，翻山越岭，以冀缩短这个隔山距离。我刚刚翻过“山”，便发见这里树木葱郁，风光如画，另是一个美丽的王国。我情不自禁地喜欢起这门素不熟悉的行当了。于是就放下采笔，拿起史笔编写我的讲义。若干年来，多少有些积稿。这本小册子，即是写成的讲稿中的一章。现在把它单独首先问世，决非因为我对埃及古代美术的研究有什么独到的心得，而是因为我深深地倾心于这个古老民族的艺术传统。

埃及美术的气质，不像克里特美术那般玲珑轻巧，也不像希腊美术那般端庄典雅。但埃及美术，巍峨宏伟，庄丽华美，沉重而稳定，具有压倒一切的气魄，是世界美术中罕见的巨擘。它的工艺品又是异乎寻常的精致。它的风格是古代现实主义的杰出范例。与希腊美术相比较，各异其趣。

埃及艺术从成长、繁荣到衰落，始终保持独特的民族风格，长达三千年之久。它对克里特文化和希腊艺术的影响，既深且远，超过了其他的古代东方文明，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古代的埃及艺术是在提供无限丰富资源的尼罗河两岸的自然环境，支配着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以及奴役人民的绝对王权等条件下繁荣起来的。这一民族的智慧和劳动之结晶，丰富绚烂，闪闪发光。令人惊叹不已。

我是古代埃及美术的爱好者，而不是专门的研究者。这本小册子，只给同好做参考，不足以供专家一瞥。

刘汝醴

1985年2月10日识于南京艺术学院

象形文字  
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纪功碑  
第十二王朝

# 目 录

## 导论

## 第一章 建筑——王陵和神庙

古王国陵墓      中王国陵墓  
新王国陵墓      新王国前神庙  
神庙的黄金时代      柱式

## 第二章 雕刻

一般特征      古王国雕刻  
中王国雕刻      新王国雕刻

## 第三章 浮雕和绘画

共同特点      浮雕的发展  
绘画的发展

## 第四章 工艺美术

概述      细石器  
陶器      金银珠玉  
金属      釉和玻璃

## 尾声 末期艺术

## 附录

古代埃及王朝表      古代埃及雕刻家  
古代埃及历代法      古代埃及著述家  
老埃及神祇      埃及学  
古代埃及建筑师



塞索斯特里斯一世方尖碑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南起努皮亚，北滨地中海，东临红海，西面以利比亚为界。埃及境内，尼罗河的下流，从南而北穿过溪谷间的一条狭长地带。

在埃及，早在原始时代已有人类居住，根据历史学家推算，前王朝时代的远古文化，可追溯到纪元前一万年前后。在这么遥远的年代里，人类能够在如此荒凉的沙漠中生活，不能不归功于尼罗河谷地自然条件的优惠。正似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德（公元前484?—425?）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尼罗河是上、下埃及舟船交通的大动脉。尼罗河的泛滥给埃及农作带来了极有利的条件，促进了埃及生产力的发展，甚至连埃及全国的统一，也是由于尼罗河灌溉事业的要求所促成。埃及的文明和这条伟大的河流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不可分割。古代的埃及人，把尼罗河看做一切生命的源泉，看做象征两性兼具的神而对它崇拜，原是容易理解的。

尼罗河长达六千五百公里，它不仅造成埃及的冲积土壤，并且还以其定期的泛滥保证了埃及的土地肥沃和物产丰收，从而对当地居民的生存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保障。

由于埃提奥庇亚山脉积雪的溶化和定期的山雨，尼罗河水从六月开始上涨，九月到达泛滥的最高潮。上游含有矿物质的淤泥杂草等卷流而下，泛滥于埃及境内的河段两岸，成为极好的天然肥料。因此河水泛滥，对于埃及农业经济，意义重大。

在古代，覆盖大地的植物比现在丰富，棕榈、桤柳和枣树的丛林，到处可见。尼罗河的小港里长满纸莎草和莲花。



埃及境内野兽众多，有象、长颈鹿、犀牛、野牛、野猪和羚羊等；沙漠中可以听到狮子和豹的吼声；尼罗河里有鳄鱼、河马；在许多图画中还可以看到草原或沼泽地区中有禽鸟。

石材是埃及的重要自然富源，在东西夹峙尼罗河的山脉中，埃及人开采石灰岩、砂岩、花岗岩、闪绿岩、玄武岩、云斑岩、蛇纹岩、条纹玛瑙和其他种类的石材。

尼罗河两岸的古代居民，以种植大麦、小麦和亚麻为他们的主要生产。由于农业的需要，从很早时代起，这里就要求建立一个良好的水利系统，它对于防止洪水泛滥和退潮后的灌溉需要，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个水利事业在埃及王国统一之后方告完成，但其基本工程之修建，早在埃及王国统一之前已经开始，至迟不会晚于公元前五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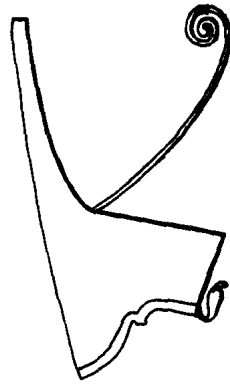
埃及古代的社会组织单位，大约从金属器时代时起，已由氏族公社变为农村公社，但这种公社对于水利建设的巨大规模，仍然无能为力。因而又促进了公社和公社之间的联合。在公社联合的同时，内部开始出现阶级分化，这促使它创立具有阶级性质的、并略具国家雏型的政治组织。这种国家雏型，埃及称之为“斯帕特”，也就是希腊史家所称的“州”。当时有“州”约四十处。

在原始公社化日益深化的过程中，各州拥有自己的军队，州与州之间，不时发生战争，强者兼并弱者，俘虏沦为奴隶。州长的职位是世袭的，拥有祭祀、军事、司法诸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国的君主。因为这时埃及全境尚未统一，史称“前王朝时代”。

公元前四千年中叶，州和州的长期战争和兼并的结果，北部三角洲地区各州，以布托州为中心，合并成下埃及王国，国



白色王冠



红色王冠

王戴红冠，以蛇神为保护神；南部以爱尔卡布州为中心，合并成上埃及王国，国王戴白冠，以鹰神为保护神。

公元前三千年前后，上埃及国王纳尔迈进兵北犯，征服下埃及，建立统一的专制王朝。国王尊为“法老”，集行政、军事、司法大权于一身。奴隶制的统治机构，从此正式形成，以后更逐渐趋于完备。

王朝的土地在法律上属国家所有，法老是国家人格的化身，因此他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他每年向农民征收实物产额的五分之一，其性质是把租、税两项，合而为一。

法老经常把大片土地赏赐给寺庙和大臣，特别对于前者，赏赉最多，如第五王朝法老给神庙的赐田多达六百公顷。因此全国的土地，名义上虽属国家所有，实质上为法老、宫廷贵族、僧侣贵族和大官僚所分占。

在王室、寺庙、大官僚的农庄和牧场上，驱使大量农民、牧民和奴隶种植庄稼，放牧牲畜；农庄中更设有各种手工业作坊，专事制造供应上层阶级消费的用品。被奴役的人中，占数量最多的还是“自由人”。这种所谓“自由人”是与奴隶实质上并无差

别的农民。他们悉数被组织在村社之中。法老通过村社的管理机构，向农民摊派租税，征调伋役。许多巨大工程，如开凿运河、疏浚河道、筑路、建陵和运送石材……等，随时需要征集民伋，从事服役。

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首先注意发展农业，把全国水利系统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并增凿水渠。这对保证各地农产丰收和扩大耕种面积，提供了有利条件。王朝以来，农具也有所改进，用两头牛拖拉的乌木犁已被广泛使用；收割用的燧石镰刀也为金属镰刀所代替。农作物除原有的大麦、小麦和亚麻外，更种植扁豆、豌豆、龙须豆、胡萝卜、葱、蒜、黄瓜和莴苣……等，在贵族和寺院的果园中，又种植了橄榄、椰枣和葡萄。在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的畜牧业，则以下埃及为中心。

这时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表现在铜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工匠们使用铜制的各种刀、斧、锯、锉等工具从事操作；木工、造船、建筑、金工、石工、陶工、麻织工和宝石镶嵌工和金银细工都有长足的进展。

农业和手工业向前发展的同时，国内外的贸易也随之增进。国内主要的交易场所是集市，多采用物物交换方式，但贵重物品则用一定重量的金环和铜环做媒介。对外贸易往往由大臣率领商队到邻国去进行交换。水陆两路，船只和驴队并用。他们从西奈半岛和努比亚输入各种金属，特别是金与铜。输入物中除谷类、香料和珍贵物品外，还带回来大量奴隶，以供法老和奴隶主阶级享用和奴役。

主持这种奴隶制政权的主要力量是法老的军队以及在农民中间具有高度神秘力量的宗教势力。

埃及人是笃信宗教和多神崇拜的民族。作为神和崇拜的对

象，在埃及并不以尼罗河为限。埃及人认为一切自然现象，日月星辰、鸟兽虫鱼、山川草木等，不论生物和非生物，几乎全是灵异和圣迹，具有支配世界、超越人类的力量，因而受到全国或部分地区人民的崇敬或供养。古代的埃及人，实实在在是一个信仰深厚的民族，许多古代遗留迄今的艺术杰作，没有一件不是和他们笃信的宗教有关。要想了解埃及艺术的精神物质，了解一些有关埃及宗教信仰生活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古代埃及人象其他的古代民族一样，当他们在生产中抗拒不了某些自然现象的时候，对于自然界的威力，始而畏惧，继而崇拜。同时又作出许多努力，企图解释这些自然的变幻。他们创造了一系列的神祇，如日、月之神；水、火之神；天、地之神等等，用来证明自然界威力之不可抵御的原因——神在操纵。对于这些法力无边的神，他们顶礼膜拜，祈求这些神的权能和威力在他们生产活动中成为有利的力量。因此各个神，依照他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关系和性质的重要等次，被分别定出尊卑。随着埃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太阳神、尼罗河神等被提高到首要的地位，也是容易理解的。

原始公社时代的古老信仰的大量残余，也是埃及宗教的特征之一。对于动物——河马、鳄鱼、狮、狼、犬、猫、牛、羊、鹤、鹰、蛇、青蛙、鼬鼠等——崇拜的探索，需要追溯到狩猎生活的时代和图腾崇拜的时代。据我们所知，原始时代的埃及人，散居在各地的小村落里，这些小村落，是当时的社会单位。每个小单位，各以一种动物作为他们的守护神，专事保护农作和家畜。村与村之间一旦发生战争，村民们各自张着神旗做先导，仿佛又是帅旗。总之村神在村民们看来，乃是一村命运的主宰。我们在许多坟墓中发掘所得的动物雕刻，无非是以守护

神的身分在坟墓中兼充镇墓的神像。

古代埃及人对于死的观念，根本上是二元的。他们相信人的肉体死去之后，灵魂随着躺在坟墓里的尸体继续生活着，在尸体保存期间，将和尸体一起同生。他们以为死亡并不是人生的毁灭，不过是人的生命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死仿佛意味着生活的另一阶段；埃及人认为死后的生活，是人间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连续。他们把死后的世界，描写为人间世界的变相。埃及人从这个观念出发，必然会在坟墓的营建和尸体的保存方面给予最大的关心。同时为了满足灵魂的需要，坟墓里的华美的绘画和浮雕，担当了保证供养的重要任务。

宗教在古代专制的国家里，一向被用作巩固国王统治和维护政权威信的工具。宗教服从统治者的利益，在埃及，鲜明地表现在王权神化的思想上面。王在僧侣的广泛宣传中，说成是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受着神的保护。对于王权的赞美，甚至于把王当作神的儿子、神的化身、地上的神来崇奉。

早在古王国初期，浮雕上面已经表现出鹰神伸展双翼，使国王受到保护的画面。

在金字塔的经文里，详细记载了神化的国王，死后将成为群神中一员的预言。

王权神化的思想，到新王国时代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例如第十八王朝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在神殿的浮雕上编造了一套荒谬的故事，故事说：女王的母亲和阿蒙神神秘地婚媾之后，生下女王。用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通过艺术形象神化王的权威，使统治得到巩固，在埃及史上并不罕见。

第十九王朝时期，由于军事胜利和贸易发展，埃及国势强盛，达到空前的程度。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威力，对于



国王的崇敬，更需要提高到神的意义上来。在神殿里有专供礼拜国王之用的大厅，甚至于还有专为崇拜国王而建筑的寺庙。

王权神化，神王合一思想的发展，充分说明了古代埃及的王权和宗教紧密结合、互相依傍的关系。

供给无限资源的尼罗河、支配古代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奴役广大农民和奴隶的绝对王权，这三者通过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构成了埃及艺术的全部条件。

埃及艺术早在王朝时代初期，已经形成其典范式样，壮丽，宏伟，明确，稳定，又常常和现实主义的倾向结合在一起。从成长、繁荣到衰落，三千年间，历经了三十一个王朝，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巨大的变化。

埃及艺术发展的停滞性，说得更正确一些，埃及艺术发展的极度缓慢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尼罗河流域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地理上的隔离。但更重要的还是氏族社会制度的强大残余、在村社中所保存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有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同时更由于僵化不变的宗教思想和专制政治对于人民的暴力控制……强制地统治着人民的思想发展。这一切对埃及文化的繁荣，都不能不有所影响。

虽然如此，埃及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仍然在艺术上留下许多杰作，创造了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同时也丰富了古代世界的文化宝库。

卡纳克阿蒙神庙  
第十九王朝



建筑——王陵和神庙

斯芬克回 吉隆

